

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

SUXINRUJIAN

叶文玲

素心如简



辽宁人民出版社

当 代 女 作 家 情 感 世 界

主编/何镇邦

素心如简



● 叶文玲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素心如简/叶文玲著.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2
(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丛书/何镇邦主编)
ISBN 7-205-04531-2

I. 素…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972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55 千字 印张: 7 $\frac{3}{4}$
印数: 1—6,000 册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冯 静 责任校对: 沈树东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14.00 元

总 序

何镇邦

关于人性，自古就有“性善”和“性恶”两种对立的说法，而且无论是孟轲的“性善”说，还是荀卿的“性恶说”，言之凿凿，有理有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其实不仅一个人群之中，有性善者，也有性恶者，就是一个人，有性善的一面，同时又有性恶的一面。一个人，总是多重性格的组合。当然，每一个人的性格或人性中，总有主导的一面，或性善为主或性恶为主。

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从50年代“反右”开始，直至十年“文革”的非常岁月，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人性恶可以说是暴露得相当充分的了。一些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下，为着个人的私利，以整人为其专业，尽情地暴露其人性恶的面目，整得人们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当然，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得多了，虽然仍然有一些以整人为专业的“整人专业户”还在热衷于整人，人性恶的一面仍然时有暴露，但是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怀，相互支援的事多起来了，社会生活正常了，让人们更多的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也就是说，作为人性主导的一面人性善的阳光在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于是，人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也就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奋发向上。

我在生活中自然遇到过多种多样的陷阱，也感受到作为人性善主要表现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我当然唾弃多种尔虞我诈的人性恶，赞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阳光的人性的温暖。在老境将至时，回首人生历程，我留恋童年时代夏日傍晚，坐在家门口石阶上听母亲和奶妈讲着多种多样故事的时光，珍视来自挚友间的友谊，尤其耽于每日晚饭后与老哥儿们在电话里神聊的情景，当然，也常常回忆起初恋时每一句动听的悄悄话和热烈的初吻。亲情、友情和爱情是人类在大风大浪中搏斗后可以小憩的港湾，是人们在与各种兽类搏斗受伤后可以舔舔伤口的休养生息之处。总之，一个人的生活与成长过程，都离不开亲情、友情、爱情的温暖和抚摸。

在文学鉴赏和批评中，我当然赞扬和肯定那些敢于揭露和鞭笞罪恶和丑行也就是暴露人性恶的作品，但更看重那些表现人性温暖，抒写人间真情的篇什。惟其如此，当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常晶、冯静女士于1998年春造访寒舍并提出策划编辑这么一套“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丛书时，我才给予热烈的回应，并不揣愚驽，应邀担任了这套丛书的主编。

将近一年来，在辽宁人民出版社领导，尤其是该社青年读物编辑室的常晶、冯静女士的支持下，组稿与编审工作都按照预定的计划顺利进行。现在，编辑工作已进入收

尾阶段，即将收入这套丛书的十位女作家的十部抒写她们情感世界的散文集均已编就，即将付梓，它们是：宗璞的《未解的结》、叶文玲的《素心如简》、郁小萍的《紫色人生》、冯敬兰的《随心而动》、斯好的《感觉与经历》、徐小斌的《缪斯的困惑》、丹娅的《阳光之门》、宣儿的《为梦想的天堂》、管琼的《出发总是美好的》、徐坤的《坐看云起时》。

在审读和编辑这十本散文集时，我作为第一读者，自然有一些感想。

首先，我被十位女作家所抒写的人间真情深深打动。她们无论是写亲人，还是写朋友，抑或写那动人的恋情，都凸现出一个“真”字。女作家们的感情往往是比较丰富的，也是比较细腻的，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应该说是她们的强项。在我捧读她们的一本书稿时，字里行间都透出一股汨汨流动的真情。宗璞的写父亲、母亲，哭英年早逝的小弟，记述与各种友人交游的文字，都是用真情谱写的；冯敬兰写母亲晚年的种种经历、写继父病危的情景，也都浸渍着一种亲情；丹娅和斯好又似乎把更多的笔墨用来写她们的亲人儿子，字里行间都透出一种温馨的亲情，而她们那可爱的稚子们的种种行状，也着实可爱；郁小萍对年迈双亲的爱心也洋溢于字里行间，不管是对他们早年经历战乱四处逃难情景的记述，还是对他们晚年关爱女儿的情感描写，都是动人的；此外，叶文玲关于故乡与亲人的记述，徐小斌写于艺术的感悟和关于友情的咏叹，徐坤关于足球与球星潇洒的海侃，宣儿关于友情与恋情的倾诉，管琼关于在西北边陲与南海之滨两段生活经历的记

述，尤其写她儿子的几篇文章，都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文学史上来看，凡是能打动人的好文章大都是“以情纬文”的，而不是“为文而造情”（见刘勰《文心雕龙》的《情采篇》）。我们在这套丛书中读到的十位女作家写亲情、友情与爱情的文章，也大都是“以情纬文”，抒写人间真情的好文章。因此它们不仅展示了女作家丰富美丽的情感世界，叩动广大读者的心扉，而且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女作家在文字上的共同特点是细腻秾丽，但读十位女作家的文章，也可以发现由于她们的经历不同，性格各异，艺术素养的差异，而表现出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诸如宗璞的端庄高雅，叶文玲的委婉秾丽，斯好的纤巧柔美，丹娅的清丽而又带书卷气，冯敬兰的凝重而又略显明净，徐坤的泼辣而调侃，徐小斌的细腻而浪漫，宣儿的亲切而随意，郁小萍的流畅而婉约，管琼的潇洒而从容，各有特点，且各有独特的韵味。惟其如此，她们写的虽然都是亲情、友情和爱情，或是写父母，写爱人，写儿子，写友人，但从中都可以读出不同的味道来，得到不同的审美享受。这种风格的多样，韵味的不同，使这十部集子显得丰富多彩，这正是她们艺术价值的重要体现。

在生活节奏加快、生存竞争加剧的当今社会里，这么一套出自著名女作家之手的描述她们情感世界散文丛书的问世，无疑将给广大读者带来可以作为生活中润滑剂的人情的温暖和满足各种读者不同审美要求，因而将受到读者们的欢迎。

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除了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领

导和有关编辑的支持和愉快的合作外，还要向加盟这套丛书给我们以无保留支持的十位女作家致以深挚的谢意，并期待广大读者和方家的批评。

1999年1月10日于北京亚运村

目 录

总序	何镇邦
未圆之梦	1
——我的母亲	
寄情的酒具	20
点到为止	24
醇	28
寂寞城池	34
灵魂的伊甸园	42
耕耘故乡一方土	45
滋味万千	54
织	59
素心如简	80
回老家过年	85
清泉滴心	100
诗心永驻	105
惟向秋风恸	110
——悼恩师秦兆阳	

遥别三老	115
心香“依”燃	141
——怀念唐因老师	
同道的精神	148
何处觅断魂	153
秋色如燃	167
准保喜欢	171
香雪引	175
没有名片的朋友	181
我叫格桑卓玛	185
半亩园主	190
温馨驿站	197
茶滤文梦深	204
茶之境	208
水之念	212
只觅书香一缕	216
品味兰溪	221
——兼说芥子园	
心泊千岛湖	226

未圆之梦

——我的母亲

从来都把五月与鲜花联在一起，从来看待五月是明媚的笑靥，可是从前年开始，一近五月，我的心就越渐沉重，因为五月是我母亲的忌月，流年如水，母亲去世，已是第三个年头了。

还在四月初，妹妹就从家乡来电话，他们已经选了长长清明中一个最好的日子为母亲上过了坟。用家乡人最常见的礼俗：奉一盘素餐，点三炷清香，再采一把山上的松枝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妹妹还说现在相比周遭那些十分讲究的“圈椅坟”，母亲那毫无装饰的坟是太简朴寒素了。

我听着，不由清泪潸然。简朴寒素，不合而今弟弟妹妹已渐优裕的境况，却如母亲一世为人。我们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保持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前年为母亲送葬的情景，一一掠过眼前。母亲的音容笑貌，更如永不消逝的画面，夜夜进入我的梦境。

四月中，我去洛阳，见兄长叶鹏已请人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油画，画中的母亲素衣如故，神态毕肖；白发斑

斑，慈容可掬，而捧绣花绷的那双手却很年轻，纤纤十指白晰秀长，恰如青春少女飞针走线的模样。我对于画家作出如此“矛盾”的构思十分讶然，凝视久久，终于领悟了构思者的别出心裁：芳年易逝，劳绩永存，作为一个用银针挑走自己的一生，也挑起了全家生涯的母亲，她那双曾被缝纫绣花的丝线拉得十分粗糙的手，那十根无一不布满针黹痕迹的指头，在我们儿女心中永远不会老化，在我们儿女心中，那是一座永远青春的雕塑。



前年的五月下旬，安葬了母亲又按习俗“望山”完毕，我想起了一个久存的心愿：到母亲的出生地响岩去看看。

我们从来只当母亲姓王，从来只把距楚门七八里路的清港当作外婆家，在弟弟妹妹们心中更是如此。因此，我这提议仿佛是一根长长的挑棒，尘封的往事随着“响岩”这个地名，响亮地炸在大家心头。

母亲其实姓李，清港的外婆其实是我们的姨婆，响岩李家才是母亲真正的老家。

距楚门二十余里的响岩，并不像它的名字，它毫无响亮之处而只是一个非常幽闭的山头角落，因而连一个“村”的名号都没有获得。即便是在我的家乡玉环县处处都开始活跃富裕的如今，响岩仍然是一处被爱情和好日子遗忘的角落。

沿着盘曲的山路蜿蜒而行，越来越高的陡坡仿佛把响岩山人日子的艰难都曲曲折折地写在了行路人的心中，于

是，还未到达母亲在世上惟一而真正的亲人舅舅家，八十年前发生在响岩李家那难以言诉的赤贫和灾难，就像这灰暗的天色浓浓地压在心尖。

母亲生前极少提起响岩这个家，是幼年太深的伤痛使她根本不想回忆？是姨父姨妈比亲生父母还深的恩情使她只愿过早地忘却？拖着酸痛不堪的双脚终于走进响岩时，找到了答案的我，眼前升起了一幅图画，那是梵高的《吃土豆的人》。

我所目睹的响岩村，至今还只有寥落分布在山岙中的几户人家，舅舅家的那座几近颓败的小屋，一望而知是最寒伧的。它之所以还像只石蛙一样趴在山岙中未曾倾圮，大概就在于它的三面墙毕竟是靠石头支撑的。而我那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舅舅、一直没能娶上媳妇儿近愚傻的表哥的面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梵高那张名画中的人物肖像，极其相似。

母亲去世后，我还有一种深深的痛惜，痛惜母亲把太多的往事以及她身世中最隐秘最苦涩的部分带走了，这其中，就包括她那令人涕泣的童年。在隐忍痛苦上，母亲毫无例外也是最坚强的。

于是，我们只从母亲童年的一个并非嫡亲的姐姐，一个出色的民间故事家后来借居我家多年我们叫她为“香兰娘姨”的嘴里，得知了这些点滴往事。

香兰娘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还小，一点都不曾意识到她讲述的这一切，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着怎样的意义，而香兰娘姨又是一位过分陶醉于自己讲故事本领的人，于是，她在讲述这些本是真实的故事时，也往往带了

许多梦幻的成分，再加上她虔诚崇拜的越剧腔调和迷信色彩，于是，关于母亲，关于她自己的“从九岁到十四岁就嫁了三次又守寡三次”的凄迷往事，她也讲得如同她最为熟稔的《董永宝卷》、《沉香救母》那样婉转曲折，所讲的时间又往往选择在更鼓声声寒风凄凄的冬夜，讲完后又总不忘叮咛我千万别有追问母亲考证真伪之举。我一直不太明白香兰娘姨为何如此用心良苦，而她那一唱三叹涕泪交加的讲述，只使我在虔心倾听的同时，一边疑信参半，一边跟着她眼泪汪汪。

于是，我总算从凄迷冬夜听来的故事中知道了往事的一点枝梢：

母亲三岁那年，病重的外婆知道再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幼女，就叫来了远嫁清港的妹妹。妹妹比她幸运的是，嫁了一位清港无人不晓的出色裁缝聪老司，妹妹比她不幸的是，一直未能生育。这个在当时肯定要归结女方的罪孽，也被心地宽厚的聪老司谅解了。而手艺出色的聪老司，就凭他的一双手，使王家的靠针黹度日的小日子过得颇有声色，人到中年后还有了一爿属于自己的轿庄。

外婆英明的选择，使母亲避免了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使她没被穷困沦落几近乞丐的外公卖掉做童养媳。外婆不得不留下舅舅是因为她无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男儿毕竟是李家的子孙。

八十年后，母亲和舅舅的命运比较，使我再次信服了这个道理：在摆脱命运的羁绊上，“热土难离”的确不是值得人们永远沿袭的古训。

外婆终于撒手而去。一顶从清港发来的乌纱小轿，隔

断了响岩山那浓重悲凉的山影。从投入清港姨婆怀里开始，母亲就被姨公（从这会起，他们就是我母亲眼里的亲爹妈了。）心肝肉儿地疼爱，从此后，母亲也只记住了自己已经姓王，从此后，清港人也都得知了裁缝王子聪老司有了一个眉清目秀活泼伶俐的娇女，取名翠英。

外公聪老司对母亲，后来对收养的一个义子、一个过房侄子，并不一味骄纵，他对于母亲，更是位慈父严师。母亲六岁时入私塾课读，外公又不失时机地教她女红。摆设在家中的几座供出租的花轿和花轿上的披挂，更是如影相随的直观教具。心灵手巧的母亲，似乎天生是个与银针丝线结伴的女孩，香兰娘姨绘声绘色地讲过我母亲在九岁那年绣的花鸟龙凤，是被清港镇多少人误认为聪老司亲出的手艺；令她更为叹羡的是，仅仅读了两年私塾的母亲，对她琅琅背诵这这那那的诗书时，她一点都不能听懂。

我那叫“子聪”的外公的确聪明过人，他自己虽只粗通文字，但他断然让爱女去读私塾，在二十年代的清港小镇，无疑是桩了不起的很有眼光的举措。在感念外公恩德的同时，我不禁又忆起母亲曾经有过的对外公“革命不彻底”的薄怨：如果你外公能让我到外头多读几年书，我后来就不是这般遭际了。

母亲的感叹自有道理。“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是多少抱憾终生的人的愿望。而就凭母亲仅仅读了两年私塾所显示的对于文学的灵性感悟，使我更信服了这一认识：假如飞出这个水乡小镇，她的一生肯定是另一番样子。

尽管如此，母亲的才艺还是像她那乌油油的长辫和俏丽的相貌一样，成为小镇人最注目的对象，香兰娘姨说

过，那时清港镇年年有庙会，庙会上看母亲的眼比看戏台上的还多。而从出自母亲的针黹与外公的难以分辨时，外公的轿庄生意越来越红火，因为远近几十里的办亲事人家，都要来租聪老司的花轿及她女儿亲绣的风冠霞帔方能称心如意。

母亲就这样成为清港镇百里挑一的女孩儿。如果不是外公聪老司过早亡故而目不识丁的外婆又被花言巧语所诱惑，母亲的莫名其妙的婚约就不会发生。

当母亲终于以二十年代乡间少女少有的才智和勇气反抗了这个包办婚姻以后，她万万没料到后来又同样陷落在轻信的罗网中。庙会上结识的父亲，风度翩翩又相貌堂堂，他熟络地演出了一套越剧曲目中的纨绔子弟加多情公子的把戏，使母亲立陷情网，待她明白自己依旧成了另一个大家庭的一只笼中鸟，一个需要侍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主妇兼佣妇的角色、而且那位夫人名份在身的“大姆妈”是个沉痾难起的癆病人时，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尽管嫁到了在清港人眼里是颇有名望的楚门叶家，长长伴随母亲生涯的还是无穷无尽的忙碌，还是这枚日不停息的绣花针。尽管当时这根针的用途不是为挣柴米，但是一个大家庭十来口人的四季衣物鞋袜及儿女婚嫁的衣饰，照样教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从我记事起，伏在绣花棚上的母亲身影，如同厅堂廊下的那根雕狮头的廊柱一样，如镌如刻。

父亲是寡妇奶奶的独根苗，从小被惯坏了的他，则一如既往地照旧着他的快活人生。他将数十亩田地悉数出租而并不看重它们的收益，只要够了全家的粮米用度便对百

项家事不管不问，他以与人合伙经营南货店的名义跑码头做生意，实际上只是为了到各处寻欢作乐看热闹。他关心时事却厌恶官场，轻财重义而有许多朋友，不管这朋友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乡里乡亲只要是够朋友的他便侠肝义胆。父亲后来对母亲的负情和他那无可更改的身份，曾令少年的我对他痛恨万分；惟一教我感到他作为父亲的可亲之处的，是他在极有风险的年月中，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资助，以及后来被县党史办充分肯定的正义感和爱乡之心；我感受更深切的，则还有他对于学问的崇拜，对有识之士的敬慕。即便在家庭陷入困境的年月，他也会无数次地表达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脱衣当裤，也要使子女深造成有知识的人。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没有和睦过，但就子女受教育这一点，他却与母亲非常默契。

二

我在母亲所生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哥哥姐姐们远走高飞后，特别在父亲蒙冤劳改而又病死、哥哥这个复旦的高材生因错划右派而发配河南、我也因受株连而失学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时间最长。因而，对母亲在艰难年月中的劳绩、对她承受生活中的一切变故坚忍不拔的意志感受最为深切。

母亲在接二连三的打击面前能够平静如故，是出于她对儿女的无边爱心，而支撑她的信心和生活勇气的，也是对儿女的坚定不二的期望。

当经济生活的一切依傍都失去后，直接承挑起这分沉重的，还是母亲手中的那根小小银针。